

廣東通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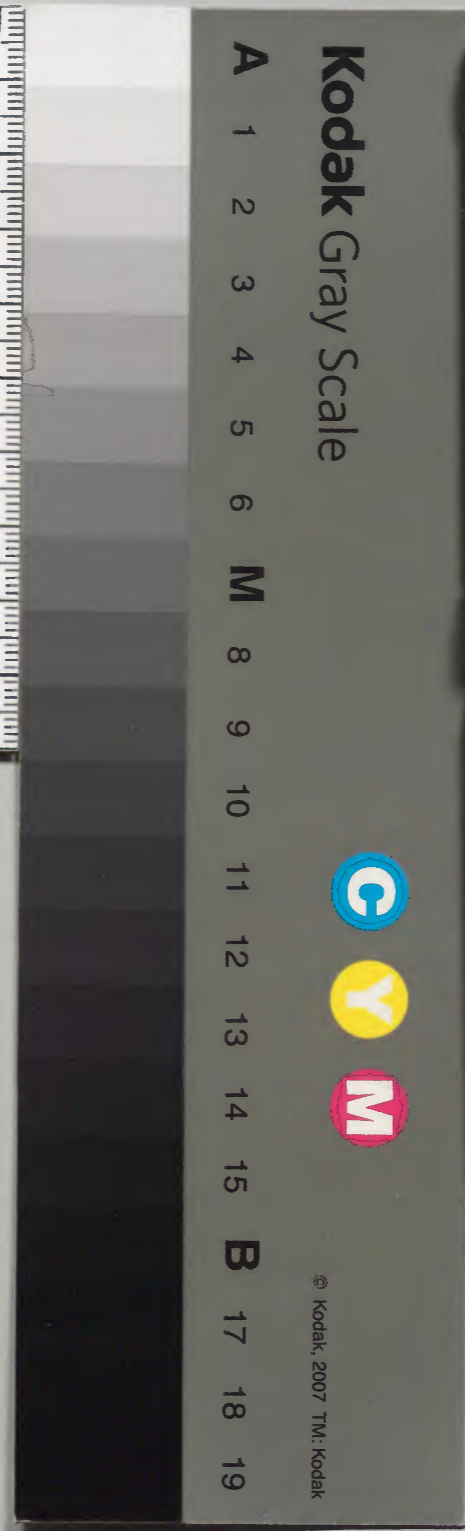
卷七十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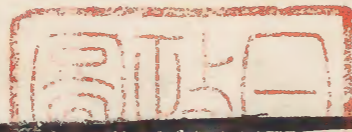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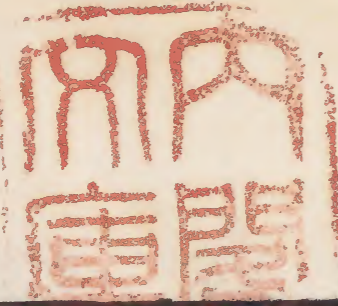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四一〇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九二	六九二	三九六九	漢書
(五六五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969
冊數	692(565)	
函號	291	97

五六五





廣東通志卷第七十

淺草文庫

肇慶府

鬱水為鬱水經溫水注奔拜物

鬱水即夜郎水也

不夫聞有聲於水

石上命竹於野

非血氣所生求為立祠

牂牁郡且蘭縣謂之牂牁

夜郎釋牂牁擊船因名且蘭

六年開王莽更名同亭在杜浦

廣東通志卷七十

牂牁

一

一

一

名也左思吳都賦云吐浪犇犇者也元鼎五年武帝
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牁江同會番禺是也犇犇
水又東逕鬱林廣鬱縣為鬱水留水注之水南出布
山縣下逕中留入潭潭水東逕阿林縣又東逕猛陵
縣浪水注之又東逕蒼梧廣信縣瀕水注之鬱水又
東封水注之出臨賀郡馮乘縣西謝沐縣東界牛屯
山謂之臨賀東南流前渚嶠西又東南左合嶠水
仲初云水出萌渚嶠南流入于臨臨水又逕臨
寺又南至郡左會賀水水出東北興安縣西北
山東南流逕興安縣西盛弘之荊州記云興安
邊有平石上有石履言越王渡溪脫履於此
郡縣取名焉臨水又西南流逕郡南又西南逕封
縣東為封溪水故地理志曰縣在封水又西南流
廣信縣南入東逕高要縣牢水注之貞山府志貞
者也鬱入東逕高要縣牢水注之貞山府志貞
自僊羊而上入緩水六十里為四會縣踰水之二十
里近西數峯林巒蔚然崇長而深秀崇岡突下四望
平遠是為貞山烈女之祠舊記唐貞觀元年建妙虛
宮歲久為墟漫一百六十年實貞元三年有女文氏

未婢生樵山於虎文以劍
公姑謹黎甚而感愴忽然歸之
莫助其處貞元十七年
雲起西南嶺嶺管磬擁
及僊去今昇仙壇具存
不憚遇水旱祈禱罔不
昭其下為祠晨香夕焚
昭端石吳錄曰端溪石
皆至端故得其名許下巖
清越清越者溫潤有黑
油發艷亦有不足者然
取相及下巖既深工人
後來歲貢惟上巖石上
而眼終不如下巖也青
用半月前其快蓋細沙
生光捷墨又須以柔石
陰不與山影響冥
一婦人於否竊問誰
高秋九月八日澄澈
即其下為祠晨香夕焚
昭端石吳錄曰端溪石
皆至端故得其名許下巖
清越清越者溫潤有黑
油發艷亦有不足者然
取相及下巖既深工人
後來歲貢惟上巖石上
而眼終不如下巖也青
用半月前其快蓋細沙
生光捷墨又須以柔石

便拒墨此等石扣之聲皆堅響而老
石理同上巖色多青紫近黑多
瞎眼者中是白點死眼者黑點而軍
或黑橫亂其眼又多青不成眼圓點
松木紋其極麓者費筆而稍細者多
刻為盤印合壓紙兒戲之物多夾砂
極細軟者發墨不之扣之無聲上
在半邊上巖之上者不可常得
有其在巖中實於大石版上
嘗謂若溪流中多有石容
石于世因誰為子石至有斷樣
必不於大石中心復生外子
州羅紋石作子石硯又本直
左右頗自然成漩
黃色亦為硯多以
上硯平生約見五七百
已前賜史院宮硯者端溪石納薄
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
為龜者比此形製多端下巖
如大指籠心甚凸

深滯墨難絲心凸故點筆不圓常如三角簇蓋古硯
皆心凹後稍正平未有山者始自侍讀學士唐彦猷
作紅絲辟雍硯心高凸至作馬蹄樣亦心凸至磨墨
溜向身出觀墨色則凸高增浮泛之勢援毫則非便
也蘇易簡硯譜端溪硯水中石色青山半石色紫山
頂石尤潤如猪肝色者佳東坡筆錄黃黑相間鬻晴
在內晶瑩可愛謂之活眼四傍浸漬不甚晴明謂之
淚眼形體畧具內外皆白珠無光彩謂之死眼活勝
淚淚勝死死勝無今內閣中有端溪硯正德中梁厚
齋楊石齋蔣敬所毛孺庵相與聯句云百年佳硯出
南陬帝澤濡涵掌故收染翰朝朝善如加箋天往
往贊謀猷中圍似玉寧非兆價重兼金可易酬不比
尋常陶類類披銘端勝石鄉侯句以岑珠南越志端
官為序得與絲綸石之遭遇祭矣
入山遇一寶珠徑五寸取還夜光明照燭
理人甚懼以火燒之雖損猶照一室
州俗以鷄骨占吉凶衣即都落吉其蕉布豪渠之
家喪祭則鳴銅鼓召眾則鳴春堂巧作木疊藤帽五
色藤箱席按春堂狀如小船長丈餘
兩三人交擊之今廣西尚傳其製
靈外宛陵集劉

得李士衡觀察家號蟾蜍硯其下列云天寶八年冬
端州刺史李元得靈郊石造示劉原甫方與予飲辨
云天寶稱載此稱年偽也遂作詩予與江鄰幾諸君
和之硯如劉墓腹如月又若剖瓢葫強發鐫題天寶
年造之刺史李元傳自越剗墓剖瓢我莫分稱載作
年初辨君君雖能辨猶曰寶寶茲偽物吾何云仰天
大笑飲君酒硯真硯偽休開口顧陸大夫廟夷堅志
封藤匣還與侯請共江翁獨持守陸大夫廟漢陸賈
使南越尉陀與之泛舟至此賈默博口我若說越肯
稱臣當以錦裹石為山靈報使還遂募人植花卉以
代錦後一人因立廟祀之末乾道間梁竑入都瞻舟石
下夜夢一客自稱陸大夫云我抑鬱於此千餘歲矣
君幸見臨願留一詩陳高祖真高祖之後收陳世諸
茲遂題詩于壁而去陳高祖真高祖之後收陳世諸
佛帝真白畫唐使下御史姓韋作前浦唐詩漠漠烟
記頂幅巾不冠後主作醉舞狀前浦光前浦晚或
云康州程谿浦也上有蒲母相傳有神人騎三良湖
足鹿遊悅城曲愚民不知誤云土產知者笑之良湖
水經註鬱水南逕廣州南海郡西浪水出焉又南石
納西隨三水又南逕西會浦水上承日南郡盧容縣

西古郎究浦內漕口馬援所漕水東南屈曲通郎湖
湖水承金山郎究究水北流左會盧容壽冷二水盧
容水出西南區粟城南高山山南長嶺連接天障嶺
西盧容水湊隱山遶西衛北而東逕區粟城北又東
右與壽冷水合水出壽冷縣界魏正始九年林邑香
進侵至壽冷縣以為界壘即北縣也林邑今占城香
林南越志益允縣利山上綸木南越志威寧縣有穿
可以為綿今陽春南鄉綸石峒神像府志石峒神周
岡下有綸水綸今訛作輪石峒神像府志石峒神周
觀初封貞正公劉漢加王爵國初避仁廟諱曰秉正
神威德之顯郡人建祠于峒中去府城北十里將軍
嶺之東七星岩之北其峒則一峯虎踞岩穴天關南
北二門上虛通天四旁異石彷彿輿馬徒御拱列呵
護異禽鳴嘯出沒空處聲傳恍若神語遇潦水漲溢
人跡罕至狂風怒濤則峒有龍歸世傳謂神還宮是
歲即五穀熟人厭鮮食今峒有歌龍也是也皇佑四
年懷寇至台城陰濤其寇不終夕遁去人民按堵
端溪女巫續玄恠錄盧從史元和初以左僕射節制
澤路因鎮陽拒命跡涉不臣為中官驃騎

將軍吐突承瓘所給縛送京師以反狀未明左遷驩
州司馬既而逆跡盡露賜死于康川寶曆元年蒙州
刺史李湘去郡歸闕自以海隅郡守無臺閣之親一
旦造上國若扁舟泛滄海老聞端溪縣女巫者知未
來之事維舟召馬巫到曰某能知未來之事乃見鬼
者也呼之皆可召然鬼有二等有福德之鬼有貧賤
之鬼福德者精神俊爽往往自與人言貧賤者氣劣
神碎難保其能言事盡在所遇非某能知也湘曰安
得福德之鬼而問之曰聽前椒林下有一人衣紫佩
者自稱澤路盧僕射可拜而請之湘乃公服執簡向
林而拜女巫曰僕射已答拜湘遂揖上階空中曰從
吏死于此廳為弓弦所過今尚惡之使君床上弓幸
除之湘遽命去焉時驛廳副階上只有一榻湘偶忘
其貴將坐問之女巫曰使君無禮僕射官高何不延
坐乃將吏視之僕射大怒去也急隨拜謝或肯却來
湘匍匐下階問其所向一步一拜凡數十步空中曰
大錯公之官未敬吾軍一禪將奈何對我而自坐湘
再三辭謝方肯却回女巫曰僕射已迴矣於是拱立
而行及階女巫曰僕射上矣別置榻而設裯褥以延
之巫曰坐矣湘乃坐空中曰使君何所問對曰湘遠

官歸朝憂疑口極伏知僕射神通造化識達未然伏
乞畧賜一言示其榮粹空中曰大有人援引到城一
月當刺梧州州又問終更不言乃去湘到華下以奇
貨求助助者數人未一月拜梧州刺史皆如其言竟
終于梧州盧所以畢刺史曲江集安南副都護畢公
不復言其後事也嗟未始見也尋轉韶州司馬其政如
初秩滿丁內憂公有志性幾於毀滅廬墓展哀泣血扶
病有加一等不惟三年嶺南按察使廣州都督兼御史
大夫蕭曙彼孝悌之士也以錫類之故有嘉德音於是
按察判官義行相成終始如一尤加欽重特以表聞勅
授新州刺史屬恩州酋帥日尋干戈將有式遏實資
明允後按察使廣平郡宋璟以公為五府總管以甲
卒戍焉雖臨之兵威而開以恩信俾忿驚狼戾化梟
為人廣平公深以為能奏假恩州刺史俄又真授夷
落大寧尋加朝散大夫遷端州刺史居必致理莫匪
嘉績并護之寄朝選以歸於是加秩中散大夫拜安
南副都護到官未幾聞忽遷歿時年六十一○按燕
公集廣州蕭都督入朝過岳州宴餞二首此乃蕭曙

也孤城抱大江節使往朝宗果是臺中舊依然水上
 逢京華遙此日疲老颯如冬竊羨能言鳥啣恩向九
 重婚禮知無賀承家嘆有輝親迎驥子躍吉兆鳳雛
 飛温席開華扇梁門換聚衣遥思桃李日應賦探蘋
 歸李別駕灼艾集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
 會曇以子孝學妖術事敗曇夫婦械繫御史臺獄上
 怒甚獄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者達獨旦夕
 守臺門不離給服供食者幾兩月曇貶恩州別駕諸
 子皆流嶺南仍使人監防出國門達追泣而隨之防
 者逼之達曰此我主人也豈不得相隨乎曇何朔人
 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
 鄉也達獨在左右不忍去數日曇自縊死旁無家人
 達使毋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
 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歸嗚呼達賤隸
 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
 祿仕者獨能發於天性不顧罪累以救其故主之急
 始終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彼得於曇者不過一衣一
 食而已今世之士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卿相已而故
 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及日窺之猶恐其禍之延

及已也若畏猛火去而避之又或從而
 濟之以自脫敢望其優恤拯救也耶 賈廉訪獄善
 書寶文閣學士賈讜之弟某以勇爵入官宣和間為
 諸路廉訪使者後避地入嶺南寓居德慶府濟南商
 侍郎之孫知縣者亦寓焉商無妻一女笄二兄絕幼
 頃女輒歸家拊視二弟且檢校索鑰以爲常他日歸
 啓篋筒凡黃白器血皆不見但公牒一紙存驚扣妾
 妾曰此者府牒以排人中節盡數關借當時遣僕馳
 白妯姐及賈郎回云府命不可不與遂悉以付之望
 其持還而未可得女拊膺大哭走問其夫夫亦愕然
 曰無此事乃詣府投牒立賞捕盜竟失之計直踰萬
 緡商氏由此貧賤而廉訪者數使僕以竹節銀鬻於
 肆肆主問何處用竹筒鑄銀僕曰廉訪手自煇銷者
 於是人疑商氏亡金必其所為也後二十年成之通
 判黃州商徙居臨賀長已亡幼子曰懋每往謁成之
 必得錢十餘萬未幾成之終於懋懋挈孀姊挾二孤
 甥偕至賀上葬遂相依以居甥非商出懋經紀其家
 掩有財物過半後病傷寒惜不知人者數月忽蘇而
 言曰憶初入冥只覺此身飄浮直出帳頂又升屋恣

行曠野更無侶伴俄為人錄至官府見一囚荷鐵枷
 戴黑帽緋於獄門兩人執大扇對立其側囚忽舉目
 呼曰商六十五哥識我否懋未應又曰我賈廉訪也
 諸事殊未辯得爾來且可了其一我昔年取你家財
 所償畧盡猶有未竟者幸為我供狀結絕懋視執弱
 者一揮則囚血肉糜潰滿地不見人唯存空枷須臾
 復如初懋視其楚毒不忍視頓憶曩事為供狀而出
 囚大哭曰今便相別我俸未脫其執弱驅入懋至門
 外一吏持符引卒徒數百若迎新官者白云泰山府
 君以君剛正好義抵陰府不應空回可暫克賀江巡
 察使者吏導行江上空中所至廟神參謁主者呈文
 簿懋一吏誥責據案部判別一主者前進曰某神奉
 法不謹誤溺死人懋即判別一主者前進曰某神奉
 封州大江口吏曰事已畢福神來迎公可歸矣懋還
 賀州所居從屋飛下汗浹背而寤其妻方掛牛舍利
 真武畫像於床頭焚香禱請蓋福神之應云牛舍利
 塔百川學海恩州民張氏以屠牛致富一牛臨命跪
 塔膝若有請張不肯釋殺之將取其肝食血筒口處
 忽水珠迸出色如水銀而圓小大不等張正驚視疑
 是黃牛始置未食及烹肉就貨刀不能切皆有圓珠

如石滿其中胃臟盡然始知是舍利也張即日琵琶
 罷業哀從來所棄牛骨并舍利作一塔塋之
 鸚鵡一萬花谷蔡持正謫新州侍兒從焉善琵琶常養
 呼之琵琶逝後誤扣響板鸚鵡猶傳言丞相大慟感
 疾不起嘗為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心瘴
 江水同渡鬼域令狐元符未用登極恩追復故官其
 不同歸
 子跋以啓謝執政畧曰晚歲離騷難招竟於鬼域平
 生精爽或見憂於故人用李衛公愛於令狐絢乞歸
 塋精爽可也城隍土偶更卒每夜半見城上亭中火光
 畏故事也
 往視之乃十餘人及小兒數輩聚博卒有膽不懼戲
 伸手乞錢諸人爭與之幾得三千以還明日驗之真
 銅錢也不以語人次夕又如是遂賂掌宿節級求專
 直三更所獲益富踰兩月會軍資庫失錢千餘緡拜
 銀數百兩揭榜根捕或告云此卒近多妄費又衣服
 鮮明可疑也試擒之詰其為盜之端不能隱其實言
 鄭意必土偶為姦乃繫空使人部往遍索諸廟至城
 隍廟中有土偶狀貌類所見者碎之腹中得銀一笏

畫剖皆然因發地凡偶人下各得數十千合此護學
 卒用過之數更無少差即畫毀偶像其恠遂絕
大王 水東日記嶺北倉庫草場中皆有土地祠倉中
 也其配則吉知陀聖母旁卧一犬則曰厥神甚矣其
 可笑也廣西桂林府倉土偶淫鬼尤多金書其扁曰
 倉王之祠皆嘗除毀易城隍之神蓋周文襄公於蘇
 松諸倉嘗為是似為近理從之廣東德慶州儒學靈
 星門右像祀護學佑善大王云甚寸木降示城東南
 靈教官懼禍不敢撤因出案毀之身木降示城東南
 十五里南廂翔建年代無考相傳昔江南有李氏無
 子一夕夢春州射木神托生為嗣後其子登第得守
 春州臨行其母曰兒往必不歸矣及到任謂祠下瞻
 視其門廡若常所見未幾卒于官自李氏之生廟食
 久廢及卒而廟復靈遇有水 **魁星** 寄調黃公度知豫
 早蝗疫厲祈禱無不應驗 **魁星** 寄調黃公度知豫
 公大魁天下解褐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代
 還除秘書省正字嘗論書臺官言者論其畿訕時政
 罷為主管台州崇道觀道過分水嶺有詩云嗚咽泉
 流萬仞峯斷腸從此各西東誰知不作多時別依舊

相逢滄海中及公遭謗歸莆趙丞相鼎先以謫居潮
 陽說者傳會其說謂公此詩指趙而言將不久復借
 還中都也秦僧怒令通判肇慶軍府事特方滋務德
 帥廣東生朝當冬仲作雪梅詞二首賀之方以啓謝
 云俾爾黃髮欲三壽之作明遺我綠琴願雙金之何
 報嘗邀公至五羊特為開燕時洪丞相迺景伯方從
 事帥幕下滋令作樂語有云雲外神仙何拘拘北海
 隅老稚始識魁星又寄調臨江仙以侑觴云北斗南
 頭人送喜人間快覩魁星向來平步到蓬瀛如何天
 上客來佐海邊城方伯娛賓香作穗風隨歌扇涼生
 且須艷艷引瑤觥十年遲鳳沼萬里寄鵬程後迺過
 訪出二侍兒曰倩倩曰眇眇歌以侑觴適為眼兒媚
 詞云瀛仙好客過當時錦幌出蛾眉體輕飛燕歌欺
 樊素壓盡芳菲花前一眇媽然媚灑灑金卮斷腸
 狂客只愁徑醉銀漏催歸及罷官歸前賦菩薩蠻云
 眉尖早識愁滋味嬌羞未解論心事試問憶人不無
 言但點頭嗔人歸不早故把金杯惱醉看舞時腰還
 如舊日嬌羞專指眇眇也初傳參議雋彥齊寓居五
 羊嘗示梅詞亦寄眼兒媚調公和之云一枝雪裡令
 光浮空自詎清流如今憔悴蠻烟瘴雨誰肯尋搜昔

年曾共孤芳醉爭插玉釵頭天涯幸有惜花人在杯
 酒相酬此詞蓋以自況也當路檄公攝南恩守至則
 央滯訟除橫斂人情乎悅南方風俗有遭喪者推牛
 釀酒鼓舞達旦以娛弔客至破產營齋祭以相競尚
 公作文勸諭禁絕之增學廩二百餘斛擇秀民與之
 登降揖遜其中學者用勸恩平自唐貞觀置郡至是
 始有梁作心者登進士科郡人相率繪像祠于學公
 還越境以送其在高要亦修豐舍鼎新夫子廟貌嘗
 題嵩臺宋隆館二絕曰四山如畫古端州州在西江
 欲盡頭謾道江山鮮留客老夫歸思甚東流松菊壺
 山手自栽二年羈宦客嵩臺無端却被東風誤又作
 恩平一夢回未幾被召為尚書郎尋卒于官年四十
 八詩高鶴林玉露揚子幼以南山種豆之句殺其身
 無人隨意綠之句非有所譏刺徒以凋斲工巧為暴
 君所忌嫉至賈竒禍則詩真可畏哉賈至謫岳州嚴
 武謫巴州杜少陵寄詩云賈筆論孤憤嚴君賦幾篇
 定知深意苦莫使眾人傳貝錦無停織朱絲有斷絃
 浦鷗防碎首霜雉不空拳蓋深戒之也劉禹錫種桃
 之句不過感歎之詞耳非甚有所譏刺也然亦不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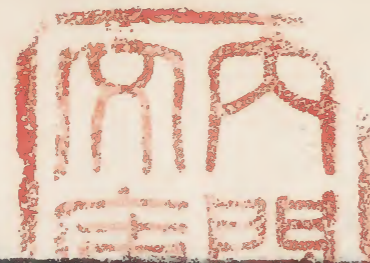
於遷謫近世蔡持正數其罪惡雖兩觀之誅亦不為
 遇乃以車蓋亭絕句謂為譏刺貶新州夫小人摘抉
 君子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絕妙古今而其病在
 之詩文以為罪乎東坡文章絕妙古今而其病在於
 好譏刺文與可戒以詩云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
 好莫吟詩蓋深恐其賈禍也烏臺之勘赤墀之貶卒
 於不免觀其獄中詩云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
 命如鷄亦可哀矣然纔出獄便賦詩云却對酒杯疑
 是夢試拈詩筆如神略無懲艾之意何也晚年自
 朱崖量移入州郭功甫尚詩云君恩浩蕩似陽春海
 外移來注公頃草向沙遙去明月夜深無數採珠人
 其意亦深矣如其弟碩賦敗確謫守安州夏日登車
 蔡確拜左此其弟碩賦敗確謫守安州夏日登車
 蓋亭十絕其心驚白鳥誰人怒劍逐青蠅以譏
 諛諸之人其策黃口開波間逐勝小魚忙譏新
 進用事別其君上睡起莞然成獨笑方今朝廷
 清明不知何事矯矯名臣却斲山忠言直節
 上元間按部使安陸人封爵山公唐高宗欲遜位
 天后處俊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魏文帝

著令帝出... 上元問... 后以... 古人實... 為古人... 人壽幾... 時文路... 進聖持... 贊其說... 殿復奏... 知所為... 禮持正... 得罪度... 集趙子... 君去若... 文何事... 月予入... 矣孰知... 巡二廣... 而此詩... 竟成前... 議耶不... 偶然也... 近又檢... 交遊

集景泰中... 首章亦曰... 士白髮早... 抱斯又謂... 人陳可大... 間大如... 若香甜... 調二大... 瘡即消... 康財為... 醫療與... 存已成... 獄而呼... 瓜果湯... 刺滿十... 以瘦瘠... 投膽中... 探喉中... 未二錢... 酒半斤... 納餅內... 慢火熬... 半日許... 度酒熟... 取出温... 服之

日一抔五日乃止
 然後飲食如故
 武幹以捕賊功擢憲副後領兵四向皆捷及恩平盜
 起吉率眾擊之營木定賊猝至左右皆潰走吉執旗
 招眾曰姑往姑住賊已及身矣遂遇害皆潰走吉執旗
 所親信尚携軍餉千金念吉死事諱言為賊所劫而
 呼以饋吉尚携軍餉千金念吉死事諱言為賊所劫而
 之曰非也請同察至與之言左右奔附一婢出據中坐
 也遂告之曰余吉也死事命也然生平義不以苟直
 自污軍官某乃欲以軍餉饋我豈以生死易操哉
 人轉命而什問婢茫不知事聞贈官牛鼻山
 立廟祀之謚忠襄詳見丘文莊集中
 記南海始昌縣有一石望之如牛向江名牛鼻山
 之西又有盧山山高入雲霄世傳山上池每至甲
 戊日聞山有鼓角笙簫之響今按始昌後改化蒙併
 入廣西懷集有伏牛嶺盧山在四會縣今扶盧山
 相傳六祖嘗隱此六祖姓盧新婦石府志在四會縣
 故名下有六祖庵禱雨輒應

其大為商懸望久不至化為石宋林小山詩云瘦骨
 凌層立海湄綠苔曾是嫁時衣江郎去作三衢客日
 斷天崖趙朝鳥南海越志西江流注漲起也鶴朝野
 竟未歸拾遺題品朝士丞相姚元之長大泮水令九
 乘任左拾遺題品朝士丞相姚元之長大泮水令九
 行急曰為趙地鶴坐此取新州新興尉謝洞潛見之謂
 志南漢揚洞濟為相泮水令新州新興尉謝洞潛見之謂
 同列曰愚血脈貫眸子行步矍鑠類驚鷹當有風雷
 之厄及愚至縣未幾颯風驟崔山君雙槐文集番禺
 雁入觀歸司有商鶴見之必鳥且舞遇他人則否元
 司以爲吉兆求詩序之為歌曰鶴之鳴鴻厥聲鶴
 隆舞儀其羽翥差乎子當出群誰其云崔山君瑞蓮
 之用韓文也後黜為新興縣有獨鶴驛乃悟山君瑞蓮
 生三花香色異常中年開建大莫卿狀元及第世以
 蓮為先兆本朝成化元年夏五月瑞蓮復生一莖
 雙花明年守蒲千戶聶聰陞肇慶知縣黃俞陞
 雷州知府黑青熄黑青自新會來將及肇矣又言所
 人謂此驗



以治之之法以白書張天師陰兵在此可祛之其被
 侵也則以青竹杖或柳桃枝環擊之可無害人之其來
 信之者既而歲丁巳八月丁未夜城內果有之其來
 也一者時份至數十家有聲如風或陣然始見之形小
 如螢火擊之或散為數十擊之甚或變為禽獸魚龜
 未盡之類不可窮極自後每入夜擊鑼鼓叫呼以逐
 之群婦女子堂中四隅環男子執桃竹枝以待至曉
 乃已內外震驚父老具其狀聞于府知府盧璘曰此
 妖幻也若屬無恐乃竭誠懇為文躬帥僚日中雨石
 屬詣城隍祠禱焉越二日癸丑黑靄僚僚日中雨石
 德慶州志正德八年夏五月日中雨石其日倏然天
 變南方一道青烟之內外大如拳水上漂菱嘉靖六年
 小如郊其色赤而黑入者拾之
 六月朔後陰雨連日至初六日颶風大作黑雲四起
 白晝晦冥山谷響震盜賊所居深山東鍋鐵峒蒙村
 合水夾頭中寮弔洲等村百山一時或崩或陷徭居
 三十餘處俱沉陷洪潦溢出漂流草芟無慮百家溺
 死賊徒三百餘人賊首黎廣雄獲免畜產死者千計
 沙石壅闕民田禾多拱把尋丈大木狼籍水岸其乘

巨筏浮于陽江西河者游魚舟府志嘉靖三十二年
 前後相續踰年不絕夏五月德慶作游魚
 舟移戍於南岸水口先是江道梗絕募打手于北岸
 立埠防守而賊多乘夜渡江劫掠有司乃議列柵於
 是江道亦稍通行矣同旗潭夏高明龍起城駐劄流
 壞民廬舍群盜乘時作亂秋浪賊薄高明城駐劄流
 劫無遺向有六日士女被殺掠者二千餘人冬督府
 談愷調發上官岑峯帥兵守高明先是嶺西兵備無
 事控額至是督府庶得兵不欲聞是嶺西兵備無
 所守高至是督府庶得兵不欲聞是嶺西兵備無
 賊水傷木十一年六月積雨潮漲築城害稼十月陽江
 五山成淵大木殺稼嘉靖七年陽江大水六月龍群作
 諸山成淵大木殺稼嘉靖七年陽江大水六月龍群作
 大水害民居木稼巡按御史戴璟賑濟存活甚眾明
 火災縣志嘉靖六年十二月陽春大災火從西廂營
 城中燒延燒西廂營民居百餘家次地震府志正德六年
 年冬復災延燒五十餘家次地震府志正德六年四月新

廣東通志卷下

卷下

三

一

德慶地震嘉靖十三年十月陽江地震如雷至明年
六月稍止民多避地河南都時獨此都不震十四年
九月已卯陽江地震十五年德慶地震山崩四月自高村田
朔德慶地震十五年德慶地震山崩四月自高村田
心凡二百丈有奇時西勞並至雪如珍珠府志嘉靖
推壓民田四十餘頃明年大饑雪如珍珠十一年十
二月德慶有雪降徧四鄉人皆以為瑞次年大熟十
四年高湖有雪小如珍珠盛之少頃盈擗次年雖有
水而禾大稔十五年竹作花實縣志正德九年八月
冬高明大雪復雨雪竹作花實縣志正德九年八月
關邑刺竹作花實實既即稿至丁丑無遺竿故老相
傳此竹率五十年一實實則珍然大饑以丙戌甲戌
推之有驗濱海農人占賦前苦釘實內向主饑苦釘
木實作筴大如人中指木銳如釘屑以和米不知為
木實也又海魚大賤高鄉感言遷度高鄉道左逢老
則饑諺曰海熟田荒高鄉感言遷度高鄉道左逢老
叟率多年于路少講明種藝其言深耕淺種時耘時
耔却牛羊之踐履去鱗之殘害勤以朝夕滋之糞
土而有秋之望富有年矣若夫堯湯水旱霜雹之不
時則有天也予感此言將書諸紳贊于治民理生無

所極而不可又至言新州著論齊東野語胡致堂字
之高鄉謂高要也新州著論明仲文定公安國之
庶子也將生亦不舉文定夫人夢大魚躍盤水中急
往救之則已溺將死矣遂抱以為己子少牛點難制
父閱之空閣中其上存維木過旬寅盡刻為人形安
國曰常思所以移其心遂引置書數千卷於其上
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為名儒及貴顯不復為本
生毋持服為有正言章復所劾會秦丞相亦惡之遂
謫新州安置嘗於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千萬言極意
譏貶秦氏如論桑維翰雖因耶律德光而相其意特
權與晉而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
為賢等語甚多蓋此書有謂而非徒區區評論也

高州府

金井府志在觀山潘茂昇仙於上石船一統志在潘
煉丹有二井一曰金井一曰玉井
於此玄犀贊南越志漢時交趾有犀奔至高涼人以
裔異物志贊曰於惟玄犀處自林麓食惟棘刺體兼
五肉或有神異表靈以角合精吐烈望若草燭置之

荒野禽合歡詩古今注合歡一名青囊食之蠲愈無
 獸莫觸自相解不相牽綴本草經謂味甘平安五臟和
 心忘者此也高涼太守楊方合歡詩曰南鄰有奇樹
 承春徒素華豐翹波長條綠葉蔽朱柯因風吐微音
 芳氣入蕊霞我心羨此木願從着余家夕得遊其下
 朝得弄其葩爾根深且固余家茂石龍鳴羽志化州
 日澆移植良無期嘆息將如何石龍鳴羽志化州
 石潛江中謂之龍尾州庭左偏有石微露出地上謂
 之龍首州人神之圍以闌干不敢褻州守粹時或祭
 祀間更深夜靜則鳴吼或於其處所或於空虛中聲
 類鷲而洪大特甚景泰八年鳴三日其夜州同知揚
 景生子一清以奇才作養翰林澈會試猶相遇情好甚
 密公亦自述生有靈應弘治末果為太平宰相近或
 歲一二鳴有五歲一鳴鳴則州人以下官吏災青
 黃龍見新史景炎三年夏四月帝崩衛王即位是日
 黃龍見文山集杜詩御舟離三山至惠州之
 甲子門馬已而至官富場丁丑冬虜舟來移次仙
 澳與得利尋望南去止綱州景炎賓天蓋戊寅四

月望日也嗚呼痛哉陰風西北來青海天軒輕白水
 暮東流魂斷蒼梧帝戊寅四月十七日衛王登極於
 州浮龍倚長津參禱定洲毋士官菽園雜記今雲
 渚蒼梧雲正愁初日繫復吐毋士官南廣西等處土
 官無嗣者妻女代職謂之毋士官隋有譙國夫人先
 氏高涼太守馮寶妻也其家屢葉為南越首領跨據
 山洞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在母家撫循部眾能行軍
 用師壓服者越後以功致封爵此女士官事始但夫
 人父家有兄夫家龐夫人府舊志龐蒸在縣北二十
 有子與今不同耳龐夫人五里高三十餘丈周圍二
 十餘里頂上洪厓陟壁中有石堂可坐數十人水從
 厓下瀆出上有龐氏夫人之祠遇旱精誠祈禱雨即
 如注稍有不便雖禱亦不靈雷澤前定錄河南薛少
 無雨在今東坑是也官尉賈雷澤敷舉進士忽一日
 暴亡於長安崇儀里有一使持牒云天使追俄引至
 府門見府官即鮮于叔明也少殿欲有所訴叔明日
 寒食將至何為饑餓子食也東面有一僧手持寶塔
 門扇雙開少殿已在其中叔明日某方欲立事和尚
 何為救此人乃迫而出令引少殿見判官及出門之
 西院閤者入白逡巡間命素服乃引入所見乃亡兄

也叙泣良久曰吾以汝父未成名欲薦汝於此分主
公事故假追來非他也少殷時新婚姻不願住兄
曰吾同院有王判官職居西曹汝既來此可以一謁
而去乃命引少殷於西院見之接待甚厚俄聞備饌
海陸畢備未食王判官忽起顧見向者持塔僧僧口
不可食食之則無由歸矣少殷曰幾甚奈何僧曰唯
蜜煎薑可食乃取食之而王判官竟不至僧曰可去
矣少殷復出詣兄且請去兄知不可留乃白府官許
之少殷既得歸人問願知當為何官見曰此甚難言
亦何用知之少殷懇請乃召一吏取籍尋閱不令少
殷見之曰汝後年方成名初任當極南之官次得歷
畿赤簿尉又一官極南此外吾不知也臨別兄曰吾
舊使祇承人李俊令隨汝去有危急即可念之既去
每過危險皆見其僧前引少殷曰第子素不相識和
尚何乃見護如此僧曰吾為汝持金剛經故相護爾
既醒具述其事後年春果及第未幾授秘書省正字
克和番判官及回改同安主簿秩滿遇趙昌為安南
節度少殷與之有舊懇求為從事欲壓極南之官昌
許之曰乘適之鎮未暇有表至江陵當以表請及表
至少殷尋以母丁憂服除撰授萬年縣尉時青淄卒

吏與附馬家童鬪死兆京府不時奏德宗怒時少殷
主賊曹務一日乃貶高州雷澤縣尉十餘年備歷艱
苦而李俊常有所護及順宗嗣位有詔收錄貶官少
殷移至桂陽與貶官李定同行過水勒馬與一從人
言即李俊也云某月日已定拜別而去少殷曰吾兄
言官止於此李俊復去將不久矣李定驚感感問其
事具以告之少王健配嶺南萬花谷真宗朝有王健
游江界至星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
其要後再遇其人於茅山相携至歷陽指示靈草并
傳以合和密訣試皆有驗仍別付靈方環劍絨膝之
書戒曰非遇人君慎勿輕述健後以狎狂抵禁配流
嶺南時供奉官閣下祗候謝德權適總巡兵頗聞其
異健後竄歸闕下德權乃錦於私第練成藥銀上進
真宗異之命解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健以師戒嚴
終不敢泄准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為健改名
中正俾詣登聞始得召見即授許州散掾留止京師
尋授神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刺史東州團
練使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
當時賜天下天慶觀金寶牌即其金所鑄也然中正

亦不敢妄費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今汀州開元寺
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嶺南節度使此近古所未聞
也其遷刺高文魚頭尾鳴似磬而生玉朱鼈南海
州蓋遙領之如肺有四眼六騎馬有巨海有驛馬似
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騎馬有巨海有驛馬似
脚而吐珠海俱在鑑江南馬有巨海有驛馬似
馬牛尾水犀南越志平定縣巨海有水犀似牛其出
一角馮衡沉彩文苑英華張說贈潘州刺史馮君墓誌銘
馮衡沉彩言戒跡沉彩蓋因從逆被誅而力士易高
姓也其文口公諱衡字正平廣管高州人也昔畢公
苗裔封於馮城因以為氏其適越者則袁宏過江錄
所載長樂馮祖恩之後也遠居僻地代為右族帶甲
千人疑四豪之公子由洞百戶齊萬戶之村君祖益
持節總管高州都督耿國公薨贈左驍衛大將軍荆
州大都督恩命分府三州授君之三子子智幾高州
刺史子智玳恩州刺史猶子子猷潘州刺史公荆州
之孫恩州之子量包山海氣逸風雲陰德以濟物力
行以遊道散岸從心成乘而沒斯實一方超邁全真
之士也夫人南海郡太夫人麥氏諱慤勲門作嬪傑

實初執糞妻之禮終抗梁寘之行即大將軍宿國猛
公鐵杖之魚孫也夫人有三子一女同歸上京長子
元璣左衛中候次子元珪右領軍衛郎將少子力士
右監門衛大將軍以將軍少養於高氏故舉家從其
姓焉夫德厚者福長先否者終泰天之報應豈虛也
哉大將軍所以雲漢奮飛忠孝感迎聖善於炎海
展三牲之色養拔友于於荒徼會四鳥之嬰鳴縉紳
羨談簪黻傾慕是知敬仲驪旅將育于齊孟軻儒藝
成名此母信鬼才之特達亦餘慶之助成乎夫人享
年八十有七開元十七年五月十二日薨于西京來
庭里與八月二十六日安厝於長樂安之新城憫將
軍之純至嘉先士之晦名恩詔追贈潘州刺史招魂
而合塋焉蓋殊常之禮若夫慈以遺後孝以揚親忠
能合聖惠足昭仁嗟平馮氏之子其此四美鏤石垂
文為不朽矣銘曰潘州遺世滅跡沉彩詔贈本邦光
燦南海其孤永慕昊天不待夫人處順奄背榮胤悲
離兩鄉魂合雙親孝子可贈百身匪倏天日蒼蒼立
龍茫茫也名長樂人樂無長郭門之外愁生白揚又
撰祭文維開元十七年九月日孝子力士敬告于考潘
州府君妣南海太君之靈小子不天夙齡凶閔身嬰

寇剽家值虜裂幸供歸泗之餘遂蒙侍從之顧扶載
明聖運際艱難大固不敢不密小亦不敢不誠事必
記心言無漏口日慎一日將二十年王弁加首金童
在佩先靈納佑明神降鑒阿母遠至於京華妹兄自
拔于泥滓咸以官漸榮祿姻通士林慈顏復慶於日
前同氣展歡於膝下又緣幼育高氏變族移家敬愛
盡於二堂溫清周於一紀不圖無狀招禍未見孤棄
聖主恩草曲逮存沒邑封舊郡官贈本邦親感君澤
子承父意致命報天誓有同於繳日竭忠資孝志無
忝於幽泉敬惟靈懷慰聞招遂先遠有日卜兆新堂
遙啓尊魂合附良壤哀迫祖載攀戀須臾謹以清酌
少平恭陳遺奠有椒盈罇虛饌莫嘗號天叩地殞絕
何楊歷招魂同上張說撰楊思勗母碑文其父招魂
郡太夫人者諱某雷州大首領陳玄之女羅州大首
領楊歷之母也陳氏家富甲兵世首嶠外夫人誕靈豪
思勗之幽閑六行大至不因師氏之學四德生知無
侍公宮之教原夫陳李媪水揚承赤泉九真為郡良
吏出守中國五馬浮江僑人占守南海兩州接縣二

門齊望上妻鳴鳳擇對乘龍楊翁有綉玉之祥應姬
獲探金之慶號公弱冠昇仕鞠躬禁闈正性本乎胎
教剛腸形平義色神龍三年七月五日北軍作難西
華太守騎入宮壺兵纏御樓公孤劔凌鋒群凶奪氣
倉卒之際安危是屬既立殊常之勲遂蒙昭次之命
授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弘農縣公行內常侍其後
改拜將軍太夫人是加爵邑堂高九仞祿重萬鍾朝
廷美其揚名州黨尊其遠聽夫人富而好儉貴而能
勤身却錦繡手親紡績公每昏定晨省夫人必誠忠
孝勤學文武常謂汝口稱思勗當心念其義父母名
之欲汝三思而勗勵也故號公便習干戈漁獵書史
致命代罪擒叛僚於百越寫誠誓衆破狂蠻於五溪
闔子弟如比手足請風雷若應期契聖朝峇高秩於
驃騎酬大封於號畧豈非以辭第之懇忠誠斷織之
明訓臣節立矣君恩厚矣子孝成矣母慈著矣備此
四者善孰加焉抑神道祐心而人倫興行詩曰母氏
聖善又曰宜爾子孫斯實穎川大君之有也享年若
干開元九年四月八日薨于長安之翊善里先公早
世丘墳故域古無合葬禮有從宜夫以體歸于地萬
里豈殊乎黃壤魂何不之雙棺幸同乎玄宅以其年

十一月十六日招魂附葬于萬年縣龍首鄉神鹿里
申孝子不忍隔親之情也恩勅賜錢十萬緡布皆百
段日禪忠厚漢武知其母教馮勤寵貴世祿稱其母
德克軫天情頗為連類號公生盡其禮沒盡其哀嗟
閔水之日逝懼藏山之夜徙追無愧色銘曰陳公舜
後至意有足感人恹恹信言故無愧色銘曰陳公舜
際兩族相高材雄兵銳與邦媛儷茲國士友善琴
瑟華如桃李心契法度容和溫喜資敬從夫移忠訓
子嘉此令子南滇北歸于天鶴唳板前鴻飛朱宮退
敵銅柱來威國安家寵魚軒翟衣子封號畧五公前
宇母邑穎川三君舊土感激榮慶踟躕今古高堂夜
空弔客朝聚龍首山前臨灞川招魂五嶺合塋高
三泉山丘墓樹樹風烟孝碑不滅茲墳末傳
力士舊唐書潘州人本姓馮少闡與同類金剛二人
其黠惠總角脩整令給事左右後因小過墜而逐之
內官高廷福收為假子延福出自武三思家力士遂
往來三思第歲餘則天復召入禁中隸司官臺廩食
之長六尺五寸性謹密能傳詔勅授官闡丞景龍中

玄宗在藩力士傾心奉之接以恩顧及唐隆平內難
昇儲位奏力士屬內坊日侍左右擢授朝散大夫內
給事先天中預誅蕭岑等功超拜銀青光祿大夫行
內侍同正員開元初加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
玄宗尊重宮闈中官稍稱旨即授三品將軍門施榮
戟每四方進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後進御小事便
決之玄宗常曰力士當上我寢則穩故常止於宮中
稀出外宅若附會者想望風彩以興吹噓竭肝膽者
多矣宇文融李林甫李適之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
鉞揚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因之而取將相高
位其餘職不可勝紀肅宗在春宮呼為二兄諸王公
主皆呼阿翁駙馬輩呼為爺力士於寢殿側簾帷中
休息殿側亦有一院中有脩功德處雕甍璀璨窮極
精妙力士謹慎無大過然自宇文融已下用權相噬
以紊朝綱皆力士之由又與時消息觀其勢雖至
親愛臨覆敗皆不知救力士義父高延福夫妻正授
供奉嶺南節度使於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令
兩媪在堂備於甘脆初不復記識母曰胸有七黑子
在否力士袒示之毋出金環曰此乃兒初服者遂相
持而哭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力士結為兄弟麥氏

亡伯獻於靈筵散髮具縗經受賓弔答十七年贈力
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初瀛州呂玄
晤作更京師女有姿色力士娶之為婦擢玄晤為少
卿刺史子弟皆為王傅呂夫人卒塋城東苑禮甚盛
中外爭致祭贈克溢衢路自第至墓車馬不絕天寶
初如力士載加驃騎大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進封
郡公士載加驃騎大將軍其後力士巧密人悅之思
藝驕倨人皆踈懼力士嘗於太宗陵寢宮見小梳箱
一柞木梳一黑角篋一草根刷子一歎曰先帝首建
義旗新正皇極十有餘載方致昇平隨身服用惟留
此物將欲傳示孝孫永傳節儉具以奏聞上至陵日
山川雷隱草木風生陳千官朝見之儀具九賓宗祀
之禮禮畢俯伏涕泣若不自勝須臾聞鼓聲四振雲
霧朗清萬歲之聲豈惟於遠近一人之孝固通於神
明不可得而稱也至寢宮問曰所畱示朕者何在力
士趨入捧跪上上跪奉肅敬如不可勝曰夜光之珍
垂棘之璧將以喻此曾何足言即命史官書之典冊
十載置內侍省內侍監兩員秩正三品以力士思
藝對任之玄宗幸蜀思藝走投祿山力上從幸成都
進封齊國公從上皇還京加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

五百戶上元元年八月上皇移居西內甘露殿力士
與內官王承恩魏悅等因侍上皇登長慶樓為李輔
國所構配流巫州經一年忽見本道觀察第五國珍
謫至夷州與之相飲賦詩曰烟燻眼落膜瘴染面朱
虞謂同病曰宰相猶如此餘何堪左右聞之皆為
揮涕寶應元年三月會赦歸至朗州遇流人言京國
事始知上皇厭代力士北望號慟血而卒代宗楊
以其耆宿保護先朝贈揚州大都督陪塋泰陵宗楊
思勗舊唐書本姓蘇羅州石城人為內官楊氏所養
祿大夫行內常侍思勗有膂力殘忍好殺從臨淄王
誅韋氏遂從王為衣士累遷右監門衛將軍開元初
安南首領梅玄成叛自稱黑帝與林邑真臘國通謀
陷安南府詔思勗將兵討之思勗至嶺表鳩募首領
子弟兵馬十餘萬取伏波故道以進出其不意玄成
遽聞兵至惶惑計無所出竟為官軍所擒臨陣斬之
盡誅其黨與積屍為京觀而還十二年五谿首領
行璋作亂思勗復授詔率兵討之生擒行璋斬其黨
三萬餘級以軍功累家輔國公十四年邕州賊帥梁
驃騎大將軍封號國公十四年邕州賊帥梁大掩

唐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賓橫等數州反叛思最又統兵討之生擒梁大海等
三千餘人斬餘黨二萬餘級復積屍為京觀十六年
隴州首領陳行範自稱帝遊魯稱定國大將軍璘稱南越王
割據嶺表詔思最率永連道等兵及淮南弩手十萬
人進討兵至隴州臨陣擒遊魯馮璘斬之行範潛窟
深州投雲際盤遼二洞思最悉眾攻之生擒行範斬
之斬其黨六萬級獲口馬金王巨萬計思最性剛決
所得俘囚多生剝其面或剪髮際制去頭皮將士已
下望風受張守珪厚賂玄宗怒命思最殺之思最縛
使幽州數日及探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其殘
酷如此二十八羅州孔雀群飛有數十為偶雌者
卒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初春
而生三四月後復凋與華萼俱榮衰然自喜其尾而
甚妮凡欲山棲必先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山
生捕者候甚雨往擒之尾盡雨重不能高翔又至愛
其尾恐人所傷不復驚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
好衣裳與童子綵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

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眇昧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
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病人食其肉後飲藥不能愈
病其血與其首解曰都護土人取其卵使鷄伏之即成
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土人取其卵使鷄伏之即成
管幽隱之處白液何過急斷其尾若不高化載牛
即斷其尾回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矣高化載牛
書柳子厚牛賦後嶺外俗皆怙殺牛而海南為甚客
自高化載牛渡海有尾一舟遇風不順渴饑相倚以
死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
者常相半病不飲藥但殺牛出涕既至海南耕者與屠
為藥間有飲藥者不即歸德於巫以巫為醫以牛
為却藥禁醫不得入門人牛皆死而後已地產沉水
香人必以沉水香供佛燎帝求福此皆燒鬼無脫者中
國人能得哀哉予莫能救故書柳子厚牛賦以遺瓊州
僧道贊使以曉喻其鄉人之有知者傳呼開門談圃
庶幾其少衰乎庚辰三月十五日記傳呼開門劉安
世范祖禹同作諫官或傳宮中誕公主時上未納事
二人即奏公言未必實二人固上之宣仁日無此事

廣通志卷三
隴州
三

大臣誤聽紹聖貶官安世自高州移梅州祖禹自賓
州移化州晁氏容語純夫自賓移化朝旨嚴峻郡官
不敢相聞既至城外無所父母老居民皆出送或持金幣來
獻純夫謝遣之一無所受皆感泣而去化州城外寺
僧一夕見大星殞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門果然是夜
公薨後三日殞於寺中賓州人李寶善地門果然是夜
子冲曰寺當風水之衝指寺北山一穴曰此可殞不
唯安穩歲餘必得歸遂卜之改殯是年颶風作屋瓦
皆飛大木盡拔獨北山殯所不動次年歸塋
如其言後有自嶺外者云上八歲孫三歲至潭州分其
別子孫一在既責歸州路逢梁壽壽時貶化州分其
知州喻陟所逼家人數日環聚泣別至是梁奮然擲
其子于地其孫方挽衣不肯去梁掣其手而行雨中
徒步而泣下星變府志景泰七年有大星自南東入
路為之泣下星變府志景泰七年有大星自南東入
弘治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初昏有大星自東南經西
北聲響如雷正德間電白有星自天墜于經堂聲震
如雷形即白石猶在庫十年六月朔日有食之星晝見
晝見嘉靖二十四年五月朔日有食之星晝見地

震府志正德四年九月初八日地大震十二月初十
日地又大震五年正月十五日天雨雹積厚二寸
震地大荒穀縣志弘治二年五穀不熟民多採山為食
震十六年九月風大早無禾百姓告饑採薯蕷充
腹以天旱民不耕者十有二年四二六年本府州縣
加疫吳川電白尤甚是年饑隣寇圍陽江施村神電
衛官軍襲之敗績道畏避人震恐春夏不雨秋
大雨水傷禾稼九月霜露繁晚稻多秀不實米穀登
價百姓瑞蓮池瑞蓮生是年本府瀋城濠池初種蓮
花開甚盛結並頭葉教授潘時表志云茲瑞蓮豫
也殆為無欲而靜者出歟意必有可以當之者豫
許毛晉許毛電白人自幼至老兩頰如丹風雨未
隱去不吹角老卒宋紹興間有老卒失其姓名一日
知所之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
深譙樓無何處尋遂遁去莫知其處
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去莫知其處

廉州府

牢水元水經注牢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縣漢武
桓亭孫權黃武七年改曰珠官郡郡不產穀多採珠
寶前政煩苛珠徒交趾會稽孟伯周為守有惠化去
珠復還郡統臨允縣王莽之大允也牢水自縣龍門
北流逕高要縣入于鬱水臨允縣地今入新興龍門
劉欣期交州記有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化成龍
不得過曝腮點額血流此水恒如卅池即欽州龍門
江同柱塘達于象浦建金標為南極之界林邑記建
武十九年馬援植兩銅柱於象林注今有銅柱漢立此
漢南疆晉地理志曰南郡象林注今有銅柱漢立此
為界全供稅隋書大業元年劉方敗林邑逕馬援銅
柱南八日至其國都刻石紀功唐南蠻傳林邑南大
浦有五銅柱山形若倚蓋西重岩東涯海漢馬援所
植也至明皇時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取安寧城及
鹽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柳文安南都護張舟復立
銅柱馬揔傳元和中以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廉清

不撓用儒術教其俗政事嘉美獠夷安之建二銅柱
於漢故處饒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五代史晉天福
五年焚馬希範平羣蠻自謂伏波之後立銅柱於溪
州杜甫諸將詩回首扶桑銅柱標真氣浸未全銷
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
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地只在忠良翊
聖銅舟姓見有銅船出湖去合浦四十里每陰雨日百
朝祭便大獲魚若此禮龜曆六帖補陶唐之世越裳
為設唯得人獲魚而巳禮龜曆六帖補陶唐之世越裳
不設唯得人獲魚而巳禮龜曆六帖補陶唐之世越裳
餘背上有科斗書記開關以來帝令錄之神龜方三尺
蓋龜甲有五科斗書記開關以來帝令錄之神龜方三尺
底鰲光却暗後海客言某日夜海中大金鰲浮出時
記鰲光却暗後海客言某日夜海中大金鰲浮出時
光照耀如白晝後徐復蚌珠菽園雜記珠池居海中
驗其口正同方知鰲光蚌珠菽園雜記珠池居海中
以丁小繩繫者海艇中採珠以船環池以石懸大繩別
乃絞取人綠大繩上或止繩繫手此聞末樂初尚
水取人多莖沙魚腹或止繩繫手此聞末樂初尚

為把取之所得尚少最後得今法木柱板口兩角象
石用本地山麻繩絞作兜如囊狀繩繫船兩傍惟乘
風行舟兜重則封滿取法無踰此矣○珍珠採一萬
四五千五百餘兩大約三石五斗次年採九千六百餘
兩每百兩餘四五兩大約一升重四十六七兩次年
大者五十餘顆計一斤重云價近白金五千兩御史
呂洪象牙月山叢談象性最靈余少時從覘度兄宦
云過海於水底行捕魚食之欲換氣則浮以鼻向天
能植桅然良久復沒偶一歲颶風大作群象不能呼
吸皆死數日浮泊岸牙骨悉為珠池大監所得其候
以秋七八月至食人禾稻村民悉起持兵器擊羅鼓
罵之象伶聽良久轉群奔去至池所亦然或設陷坑
每歲亦得二三隻嘗問外夷云取之法若欲活者則
家畜象出使就野象水草久之情熟則誘一二野象
離其群俟稍遠眾圍各以鼻纏其足拖歸其家預掘
坑以待之象因置野象於坑中饑之三四日乃為假
人以為懸而下騎之象見假人大躍地為之震復引
假人而上每日如是數次俟稍馴投之草料久之象
如下騎之月餘益馴與家象同方砍地出之象牙自

說者色死黥生牙自有肉紅色可辨如欲取象牙亦
使象困誘野群象入夾山中或行遠象困急奔出則
眾人悉力置竹鎗哩鹿角掘坑擊外圍既固其中水
草盡則群象死無餘多寡皆得其牙其比壯相交在
水傍泥淖中取樹葉藉之如人類若見人則羞起而
逐之人須環嶺而走乃得逸若自走則即為所得矣
稍有人氣則躡踏之至死以鼻嗅之學士養母唐書姜公
曹從之按公輔母黃氏靈山人父挺徙日南生公輔
為賢太守遣姬愛姬為太守所故高麗坡底及歸寄
宰相太守遣姬愛姬為太守所故高麗坡底及歸寄
復下山來太守見詩遂遣還南溟夫人傳奇唐憲
有柳實元徹者居衡嶽二子俱有從父官浙右為李
庶人連累各竄于驩愛二州二子性皆至合浦縣登
舟將欲越海抵交趾驩舟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
鼓喧譁舟人與僕使咸往觀焉夜將午俄颶風大起
白鹿馭霞直降島上二子拜而泣告道士潤之曰子

廣通志卷三

雜書

三

可往謁南漢夫人富有歸則無慮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女子未笄衣五色文章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徹莫非天也命侍女為使者送之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命筆題玉壺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花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駕鶴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上皆有異花二子於花間潛窺見千龍萬虺相繞繞為橋柱石使者曰吾不當為使而送子蓋有托耳吾輩水仙也水仙則陰也合陽則有男子夫人命吾稚子與南嶽神其來久矣中間南嶽回鴈峯使有事于水府曰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隱之吾頗為恨二君子為持此合回鴈峯下訪使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儻得上環為送吾子吾子亦當有報效爾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當有禽應之事無不從意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禽應之事無不從意南嶽太極先生子之師也爾後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別橋盡已達昔者合浦維舟處回視之則失橋矣二子詢時代則已十年也驩愛二州親屬歿矣惆悵問道將歸衡山中塗因以手扣玉壺遂有鴛鴦語曰當

有飲食前行自遇俄頃道左有孟餽饌羅列二子得以克饑數月抵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焉二子妻各謝世已三日家人悲喜不自勝言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也二子心似厭世體亦清虛觀妻之喪不甚悲戚因相携共抵回鴈峯下訪使廟以合子報之俟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電折木拔屋霹靂一聲宇宙忽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二子取之送與南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持此藥曰返童膏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塗頂可活言訖少年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妻應時皆起二子相謂曰神示我當度世耳共尋雲水徧訪太極先生無有也一日雪中見老叟負薪二子哀其年老且寒飲之以酒賭薪擔上刻太極二字於是即禮為師持玉壺以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此壺也喜甚得侶遂拉二丁亥聖君府志為漢天成一子同上祝融峯更不復出丁亥聖君中欽州羅浮山民掘得古劍以獻為主劉陟劍有篆文曰巳與水同宮王將耳口同尹來居口上山岫護重重國人莫之辨及平廣南競傳其言知者云太宗以巳亥年降誕是巳水同宮也於父耳口玉為聖尹口為君重山為

續廣德卷三 雅集 三后

出蓋已亥年聖君出也按欽州羅浮山本名安京羅
 浮乃後人以形似惠州羅浮故改陳陳羅浮山志作
 丁與水同宮蓋太祖丁亥年生長太宗十二歲平嶺
 南乃太祖之世故知者以此論之又因陳搏聞太祖
 登極墜驢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宋人題博像云中
 馬營中望氣高厲猶人巳着黃袍這回天下都無事
 可是山中懸得牢是以丁亥聖君出言非已亥明矣
 太宗繼體之君安得以出言乎况天成人主中國太祖應
 年號嘗焚香祝天願天早生聖人以主中國太祖應
 期而後出彼太宗安能當之此志以天成人主中國太祖應
 其疎謬可知矣地所長鳴雞西京雜記或帝時交趾
 志山乃惠川羅浮也長鳴雞西京雜記或帝時交趾
 漏驗之與碧碧距麗陳就昏別夕望旭警晨戴藤鹿南
 翠冠續莖碧距麗陳就昏別夕望旭警晨戴藤鹿南
 記合浦有鹿額上戴科藤水底光燄南史阿育王像
 一支四條直上各一丈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
 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
 怪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跌悝乃下車載像
 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
 徑牽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

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昭海漁人張係世於海
 口忽見有銅花浮出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
 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
 浸水底得佛光燄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
 和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請埋曰昔於天竺得阿
 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
 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
 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嗟歎夢中綠袍肅公布帥定
 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夢中綠袍肅公布帥定
 武一以公晨起忽語諸子曰吾必為宰相然須南遷請
 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中十年累登庸既為蔡元長所
 他日與公衡陽已而就降廉州司戶叅軍救到取幼子
 擠徙居衡陽已而就降廉州司戶叅軍救到取幼子
 緋朝服以拜命果符前肉賓退錄知欽州林干之
 夢十郎即緋排行也人肉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
 天下傳以爲異謂載籍以來未之見余記盧氏雜說
 唐張茂昭爲節鎮頻與食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中
 人問曰尚書在鎮好食人肉虛實笑曰人肉醒而
 且認爭堪喫五代史荦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至左

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寧諸鎮好食人肉所
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九國志吳將高禮好使酒
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
又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
以右監門衛率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
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以構積貯
其肯棄之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太宗
即位會有所訴者斬于洛陽市則知近世亦有之若
盜跖及唐之朱粲飛蟲博物志景初中蒼梧吏到京
則在寧浦間人有病將死便有飛蟲大如小麥或
林有甲在舍上人氣絕來食亡者雖復撲殺有斗斛
而來者如風雨前後相尋續不可斷截肌肉都盡唯
餘骨在便去盡貧家無相纏者或殞殮不時皆受此
弊有物力者則以衣服布帛五六重累亡者此蟲惡
梓木氣即以板部防左右并以作器此蟲便不敢近
也人交界更無轉近雄田諸集拾遺南越志交汚物
郡亦有但微少耳雄田諸集拾遺南越志交汚物
後漢書鍾離意得珠璣委地不拜曰此賊詔以其資
物詔賜群臣意得珠璣委地不拜曰此賊詔以其資

不敢拜帝歎曰清乎尚書之飛葉詩丹鉛錄劉欣
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飛葉詩期交州記云合
浦東百里有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漢時有善
相者廉盛說此休徵當出王者特遣人代樹庾信詩
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吳均詩三秋合浦葉九月
洞庭枝薛道衡吳趨行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
歷吳洲皇甫冉詩心隨合浦葉命寄首還珠賦叢談
陽薇揚盈川文合浦杉葉飛向洛陽寄首還珠賦叢談
素遠祖蘊唐末就試合浦葉飛向洛陽寄首還珠賦叢談
寐夢有人告之曰何不就試合浦葉飛向洛陽寄首還珠賦叢談
即用其語遂登第後見素族祖康為廉州貳守見素
以詩寄之曰破荒詞賦素族祖康為廉州貳守見素
日雲仍居此地祇今珠去勿珠還蓋用前事也廉州
即秦合浦七郡之一以其地有大廉山改今名吳東
湖有詩云行李紛紛游白衣吟詩本都護又除黔南
宦子幾人不愧大廉山白衣吟詩本都護又除黔南
殊不得意維中峽舟古寺前長堤夜月甚明見白衣
人吟曰截竹為筒作笛吹鳳皇池上鳳凰飛勞君更
向黔南去即為陶鎔萬類時遣人問已失之碧桃別
後植自黔南入為大理遷刑部侍郎拜相

野北夢瑣言交趾以北鉅南海有水路多變巨舟高
 海之利云人操利楫石限橫津纜登一去之舟便作
 九泉之計時有詔聽之乃召工者啖以厚利竟去其
 石民至今賴之唐時紀事駢好神仙赴安南有詩不
 將真性染埃塵為有烟霞伴此身帶月長江好歸去
 博羅山下碧挑春蓋有別墅在魚燈有天寶遺事南
 安京山誤以為惠州羅浮也食燈有魚多脂束以
 為油點燭紡績則暗照米六帖鄭畋請以嶺南鹽
 宴樂則明謂之饒燈具鐵委廣州節度使韋荷
 歲煮海取鹽四十萬緡市虔告米以贍安南按欽州
 龍門江西行可以達交趾末安州其界即古越裳也
 珠文甲交州記鮫魚出合浦長三尺昔上有甲雲錦
 蓮琴軒集合浦朱均王於所居東鑿一池種蓮自娛
 青錢踰旬則翠蓋紅華雲錦繁爛時均王有子瓊為
 靖州同知瓊子惠明年登鄉榜後遂第進士為監察
 御天子南庫雞跡集市船錄金亦夷進獻式六帖禮
 史

部主客式諸番夷進獻茶諸色瑞龍腦雜俎交趾貢
 無值價物鴻臚寺量之訓答玉龍腦腦禁中呼
 為瑞龍腦上竹賜貴海角亭續書史范德機誅古見
 如十枚香徹十餘步復重出亭記字高平題額四篆
 亭記為其有書無效此碑亦用漢唐碑法題額四篆
 字居首下方就書文不復重出亭記字高平題額四篆
 并題額俱就在文星變府志弘治十一年十一月
 后不復分書也星變府志弘治十一年十一月
 響如雷十四年春慧星見于東天災靈山大旱順六年
 千錢成化十一年秋八月慧星見于東天災靈山大旱
 饑十三年四月靈山大旱嘉靖元年詔免八年田租
 十三年七月靈山大旱嘉靖元年詔免八年田租
 九年七月靈山大旱嘉靖元年詔免八年田租
 雨雹年六月大雷雨芝草府志正德六年五月舊學
 四本青一本六月大雷雨芝草府志正德六年五月舊學
 致嘉靖二十一年本郡守沈綸德政所累筐珠府志螺
 嘉靖二十一年本郡守沈綸德政所累筐珠府志螺
 道念事翁溥嚴立採法四閱月方終封池用官民銀

三十餘年除織造螺筐也蓋殿房并雜用夫役等項
勸優於不不頂造者不下十餘兩僅得珠四
餘兩所得不償所費尚且碎小至區不堪二
九十月珠珠知府胡養建議謂前採納至今僅隔一
錢糧考未生洪武二十九生息俱係採珠小無珠恐復虛費
始復保又至天順三年詔採珠弘治十五年復採
正德九年十二月詔採珠則以為煩數矣嘉靖五年復採
採珠九年十二月詔採珠則以為煩數矣嘉靖五年復採
凍死螺筐夜有火光人皆異之九年又採木者枯民多
年連採此珠
之所採少也

雷州府

雷水 夢溪筆談世人有得雷斧雪襖者云雷神所墜
州夏水大雷震一木折其下乃得其一襖信如所傳
凡雷斧多以銅鐵為之襖乃石耳似斧而無孔世傳
雷州多雷有雷祠在焉其間多雷斧雷襖按圖經雷
州境內有雷擊二水雷州貫城下遂以名州如此則

雷自是水名言多雷乃妄也然高州有雷白縣乃是
隣境又何謂也今府志擊雷合為一水蓋其源則二
爾石中投荒錄雷州南濱大海多雷雷之聲近者簷
聲以在尋常之外俗俟雷特具酒殺設奠畏雷法甚
嚴謹有以穢肉與鷄肉食者雷震即至雷斧候雷震
處掘地二尺得之其形或似斧或似刀刃青黑色
或紫赤色而堅蓋陽氣入地所結猶星隕而為石
也本草云戎言是人所造納與天曹此委巷之語耳
舊府志吳十因記州北英靈村有民居陳氏獵得卵
雷是也善政甚多郡民其山奏請改立州自是始名
為雷就合州西寺岡中置立廟堂三間塑雷神一
十化二軀圖其像列于廟間每歲春秋史躬行祀典
乾化二年申州尋訪於試太常風大禮郎吳後殿莊
大梁廟今申州尋訪於試太常風大禮郎吳後殿莊
英榜山石神座西見大梁乃所失之梁也始知神
托風雨遷移若有擇地而居知州謂其靈異構材接
連石神造廟宇即今廟所也自是益顯神靈官更所
禱應如影響犯者必死求者必應朝有活羊者

蓋祈禱之所捨也為狸虎所捕且狸虎皆暴死於
廟前嘗有州之頑駭者假脩廟之名深入鄉中
錢糧未入手於道誦經禱謝始得釋復有廟人
直抵廟庭命僧道誦經禱謝始得釋復有廟人
廟中將明廟門忽開即有車蓋侍衛直上抵正殿
廟令驚惶意謂刺史到廟奔走迎忽爾不見其顯
如此偽漢大有二年庚子歲正月十五日廟前
忽音樂振作入抵廟正殿詣廟見有神龍行跡
申州知州封尚書率官吏詣廟見有神龍行跡
印遺流涎沫久而不散尚書具由奏聞就當年
上命差內班薛譽就州重修廟堂增置兩廊三門始
封為靈震王石神封廟內上地重修時將遷石神於
西以正殿居東使人昇石不動遂鑿其根愈掘愈深
將及丈餘其始立五蓋一塊耳乃知其神靈不許遷
動也按州本以擊雷水為名陳文王即刺史也蓋有
功於民沒而神靈者寇準謫雷時有留題英靈陳司
馬宅或其後也其詩云公餘策馬到英靈幸有官僚
伴使星人物熙熙風景盛好將佳會入丹青此記
妄本不足辨以相圍洲交州記曰圍洲有石室其裏
傳久故存其略云圍洲石如鼓形櫛木杖倚杖着

石壁採珠人常致祭焉今遂溪縣西南二百里特起
西海中周圍七十里古名大蓬萊其洲圍皆海故
石之洲上有溫泉黑泥可以浣衣使陷湖府志陷湖
白如雪人多田少民以採海味為營陷湖在遂溪縣
東南十里周圍十餘里其泉極清故老傳云古係
托一老媪不食一日天降大雨二村俱陷老媪携一
惟竹杖乘雨而走回望地陷不已遂以傘竹插地陷
乃止湖傍因名陷湖即今湖光巖也取公皮曰大蜈
蝮出徐聞縣界取其皮可以冒鼓南越志取其肉曝
為脯美於牛肉又云長數丈能噉牛或遇之則鳴鼓
燃火如以車逐之葛洪遐觀賦曰吳公大者長海鯨
百步頭如車箱可畏惡越人獵之肉白如酥海鯨
足舊志海中所有其魚長四五尺斑如虎首春背有
蓋江漢閩廣之常產海鯨頭鯨體黑紋鱗足巨者
餘二百斤常以春晦涉於海山之麓旬日而化為虎
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或曰虎紋直而黃子木文
踈且長者鯨化也炳炳成章者常虎也

廣東通志卷之

卷之

卷之

以黃子木柱杖為子由生日之壽一首靈壽扶孔光
菊潭飲伯始雖云閑草木豈樂蒙此耻一時偶
下載相癡痕海南無佳植野果名黃子堅瘦多節日
天材任操倚嗟我始剪栽世用或緣此貴從老夫手
性配先生几相從歸椰子冠穎濱集過姪寄椰冠衰
故強為儀垂空旋取海粽子束髮真成老法師變化
撮移人廟時蘇軾和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
密移人廟時蘇軾和天教日飲欲全絲美酒生林
不待儀自渡疎中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規幕簡
占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著天寧銅鼓諸獠並
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遺時酒以招四方同類來
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四方同類來
者有官豪富子弟則以金銀為大鼓執以扣鼓竟乃
遺亦金名銀鼓空無底鈕垂四懸欸制奇古隱隱若
則亦金名銀鼓空無底鈕垂四懸欸制奇古隱隱若
卦遶身如紋如羅拓之淵淵亦生器也皇慶年間郡
人復得其一於英山之源其制高二尺有四寸徑四
尺餘形模圓廣精巧完雷廟石龜前百步外小阜上
全况前後所得者特異

乃青石琢成龜形蓋古墓蓋也其一為雷擊裂開不
相連屬草木生其間順開處猶能容掌弘治以
來其闊處以漸生合至今堅實有跡僅如瘡癩而已
詢之石上僉曰凡石在地中曾經斧破歲久未見復
合者况此又置地金牛庵如黃全與常牛大異衆逐
急牛跑而為異也六尺餘止見尾五寸許村人斫取之
乃金也因而創庵穴十名金牛庵凡風雨夜牛常出
庵外跡青灣碑府志碑乃韓魏公曾孫遭貶瓊南携
印于地青灣碑府志碑乃韓魏公曾孫遭貶瓊南携
七世孫曰頭甫刊公戒子孫居白沙後沒墓側見存春
色清且明目節感刊公戒子孫居白沙後沒墓側見存春
材添國恩因病得吾父何食遵遺俗發火壽微用非
安維皇考豐安則王父松楸數萬株岡勢擁城府祖
塾相去間近止舍許前曉揭星牙蠲潔具壘城府二
馨達孝誠儼若侍容語禮成無一違觀者兢墻堵退
惟子小子未老膺旌斧顧已胡能然世德大門戶思
為後嗣誠未末著家矩子姪聽吾言汝各志大門戶思
曹生綺紉得仕匪艱苦學業勤則成富貴皆自補死
莊周吾親忠義報吾主問須求便官墳壙善完補死

則祀二塗慎勿葬他所得與祖宗遊魂魄遂寧處毋
感其罪聲代可鳴鼓宗族不絕之鬼得而誅
族咸淳已巳孟夏既望七世孫顯甫謹刊石
列主博德在府城南三里祀兩波將軍前伏波路
宋元豐五年封忠顯王後凡濟海者必卜焉蘇軾有記
世從而修報古之道也靈顯所及屢獲嘉應宜賜爵
號以齊神休宜特加封忠顯王宣和二年封誥曰雷
州忠顯王昔以智謀終歿金溪之冠凡祀嶠南萬里
石竈之遊既憑物以題靈尚凜頃綠使船共苦風濤
遺受猶存廟食千年英風濟屏翳息號空之恐飄順
而安遂成濟海之功無愧伏波之號宜進加於徽號
用昭報於龍休神其格一思歆我嘉命可特
封忠顯王兩神同儔一誥蓋例封也
蘇軾問舍于民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破我
家今不可也史記商君逃去至鞞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
欲殺商君商君逃去至鞞治秦法嚴舉國怨之惠王

君之法無符驗者坐之商君乃歎
曰為法自斃一至於此悼之謂也
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為鄉民詛死問其狀
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為生肉又
能活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為羊但小耳更呪之則漸
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為熟食人存食其肉覺腹中淫
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
牛羊自裂中出滿其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
桃西方王母桃附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
術雷擊劫葛布將叢談雷州有難色適一男子負兒
謂之曰汝負兒我為汝持布則不難矣婦人信之遂
付之葛其兒得葛即疾行比婦人登岸則彼人行遠矣
婦人號泣棄兒逐之度遠不能及哭道傍見一人乘
馬至告之由且問其人所在乘馬者曰適見一人離
此數里許持葛跪草中豈汝布耶婦人亟往果見其
人僵死草間蓋已為雷震死尚跪而不仆鬚髮皆雷
火所焚而葛布在手鮮好無損兩手皆有篆字姓人
回水傍兒已因覓毋溺水死矣又正德末有張姓者

亦雷州人事珠池牛太監牛嘗使之置葛雷州每葛
 止與直之半且雜銅與之小民怨甚禁不敢言乃請
 雷廟訴之張既滿載渡海將去忽天落火如毬焚其
 葛張乃在桅杪抱木而死就視之鬚髮皆盡而束髮
 簪獨閣頂間是日天電斑竹地里志雷州石盜錢府
 火焚其家無子遺
 舊州治前立石人六二執牙旗兩旁即今衛治是也
 忽一夜守宿軍聞人賭博爭聲趨而視之乃石人得
 錢數千次早聞于郡守閱視庫藏鎖鑰如故而所失
 錢如所得錢數郡守將石人分置城隍嶽廟等處其
 惟遂水伊府志在第六都香坑村昔年水漂一木於
 返者數四因異之刻為九座木佛早石牛府志在遂
 勞禱之應如影響至今其佛尤存
 都英靈下村昔有土地堂陳時有客驅牛過堂前悉
 化為石石皆半牛頭形容因家於此即雷種之祖地
 也後人因其石如牛萊公然燭自少年富貴不點燈
 形故立為石牛廟
 尤好夜宴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
 至官舍見厠溺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杜祈公為人

清儉在官未嘗燃燭油燈一灶營然若滅與客相對
 清談而已二公皆為名臣而奢儉不同如此祈公壽
 考終吉萊公晚年有南遷之禍愚谷賜袍府志海康
 遂歿不返雖不幸亦為可戚也
 希賢號愚谷仕至靖江路推官致仕至治癸亥文宗
 帝邸于瓊因獻詩為所嘉賞手書愚谷二人字賜之
 天曆中復有六花宮袍之賜然能自守亦善詩嘗賦
 清貧有黃蘗有味輕瓊饌紫綬無功愧綠策之句云
 待船渡海蘇文別子由渡海有詩子由和之語在流
 許九船來纜可觀此則宋自作挽詞秦觀淮海集自
 時閩人因船達瓊久矣
 荒域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索吏來驗我屍藤束木
 皮棺藁葬路傍波孤魂不敢歸惴惴滯猶茲家鄉在
 萬里妻子天一涯弱孤未堪事歸骨定何時昔忝柱
 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
 堪事返骨定何時修途縵出海豈免從闈維荼毒復
 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
 雨零慘淡陰風吹殞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
 薄奠誰與飲黃緇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類聚東

坡云歲在庚辰六月二十五日子與秦少游相別於
 海康意色自若與平日不少異但自作挽詞一篇八
 或惟之予以謂少游齊生死了物我戲出此語其言
 過矣此言惟淵明可以當之少游因遷謫而作此詞
 豈真若石馬井府志在徐聞縣東五里故老相傳昔
 是乎只見石形似馬故號石馬井見有碑刻龍爬石府
 石馬之神其源泉常灌一村厥田上上龍爬石志
 舊縣東五里峯崙埠有石枕于海岸長五尺濶三尺
 宋嘉定九年天大雷雨龍降其地水痕在石如鑿有
 象水在石湧出旋為潭烏昔南越志烏鰐魚通身黑
 鄉人遇旱於此祈雨烏魚長二丈又有鰐魚長五
 丈尾黃魚網之輒獲又羊肝魚形如頭出冰集岩樹人
 似蝦黃魚府志每九年九月黃魚化鳩出冰集岩樹人
 則化風風至城苑傷殆衆正德十一年潮壞海堤泛溢
 并虜官民是年颶作海溢至城盡傷禾稼民告災戒
 征嘉靖二十一年九月颶風大作壞田廬次年告災
 發賑二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颶風大作壞田廬次年告災
 雨中洪潮翻簸撼城民流沒者萬計岸堤崩塌大傷

廬舍變異府志嘉靖三年地震十五年七月星度窟
 田畜變異慶二十一年九月雨色綠二十三年二月十
 二日雨雹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夕有星大如斗
 首綠尾頰自北流入南熒然有聲八月初八夕月上
 弦傍下弦三十五年五月雷起震死白沙村一家三
 人又震一婦復甦胸前有五爪文是月方家村地裂
 長計三有年府志成化甲無珠府志正德五年守珠
 十丈九年詔採珠對樂池無珠池太監牛榮激變地
 方九年詔採珠對樂池無珠池太監牛榮激變地
 趙蘭激變地方嘉靖元年御史陳實奏革雷州守珠
 池太監異鳥府志嘉靖四年徐聞那追嶺五見龍府志
 監太異鳥色異鳥至群鳥從之越旬不見見龍府志
 三十四年四月龍見其一見于南隅滾破開博徒府
 元寺下吳莫陳數家雷火延燒調會坊六家博徒志
 嘉靖十九年秋城東博徒王鳥彭象白桂芳與文順
 博于其家噴怒其勝乘醉殺之逮其妻子七命文順
 得姓訟于官孔子府志嘉靖三十四年城
 各正典刑孔子府志嘉靖三十四年城

瓊州府

極外交廣二州記珠崖在大海中南極之海
 州在南荒大海中居廣袤千里海崑邪地志
 角下見大星數十皆非星經所有昆邪高縣
 有昆耶山建武二年村氏王祈為石所吞居
 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憇石上祈為石所
 傑三引刀不詳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
 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
 浸入石中復不見宋靖康間逆酋王文滿煽
 環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
 神酒史蜂蠆彌空肆毒每行螫群黎毋虞
 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其祐黎毋虞志云黎
 之頭雖生黎亦不能至相傳其上有泉甘美
 與世接虎豹守險無路可板但覺水泉甘美
 初疑其言近聞之熟黎者曰村代生一壽婦
 已嘗至山下有淵泉極甘其旁皆果殼鳥羽
 有者余方知石湖之言或有據也岐乃朱崖
 生黎中荒昧不服王之化者岐當作也
 錄表誇即者陳朱崖太守洪子也年二十
 頗能玄言嘗野見翠鳥命羅得之表甚好玩
 忽失所

朱崖翠鳥

